

挑战

短篇小说集



马克思恩格斯语录

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；毫不奇怪，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

——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共产党宣言》

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。

——马克思：《政治经济学批判——序言》

毛主席语录

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

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，工资制度也不平等，有八级工资制，等等。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。所以，林彪一类如上台，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。因此，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。

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，有人会作怪。时党内就有人反对，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。搞社会主义革命，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，就在共产党内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走资派还在走。

目 录

志耕回乡.....	河北大学中文系 工农兵学员	东 燕 (1)
挑战.....		薛小雪 (23)
暴风雨中.....	河北大学中文系 工农兵学员	翟建文 (46)
马老梁.....		吕振侠 (59)
补课.....	社员	绍 曼 (69)

志耕回乡

河北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东 燕

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上午。滦河畔的小柳庄大队，备耕生产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。村边养鱼池畔的饲养点大院内，社员们正在捣千车圈旁高大的肥山。

“叭！叭！”隔岸传来清脆悦耳的鞭声。老队长陈祥的女儿彩凤抬头望去，她眼珠儿一亮，跳着脚儿喊起来啦：“大家快去接呀！志耕哥大学毕业回来啦。”

“志耕，志耕回来啦！”人们惊喜地争着朝机耕道涌去。

机耕道上，飞转过来一辆双套马车。跨右辕盘腿大坐，抚摸着—把崭新新钢锨的，是笑得合不拢嘴的车把式二愣叔，跨左辕掌鞭的，是一个浓眉大眼、满面红光的庄稼小伙儿，他，就是三年前被小柳庄大队干部、社员，左挑右选，送到省农学院，去上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黎志耕！

志耕还是入学时的那身打扮，留着平头，穿着一身蓝布裤褂儿，肩上挎着的，还是十几年前他上中学时，母亲给缝的缀着红五星的草绿书兜儿，里面装的满登登的。一双黝黑粗壮的大手，熟练地挥舞着长柄的红缨鞭子；身旁，平放着一杆锃光闪闪的红梨木把锄，那是志耕十年前中学毕业回乡

时，老党员旺爷爷赠送给他的，这些年来，务农、上大学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伴他战斗。车厢里头，摆着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，网兜里，装着大小、各种各样的良种袋儿。这小伙子是一心想让更多的优良品种，在滦河畔生根、发芽、破土、展叶，结出丰硕的果实，为农业学大寨、大上农业立功呵！

大队党支部委员、生产队饲养员旺爷爷和生产队长陈祥，健步迎了上去，两个人同时喊出了一个声音：“志耕！”

“旺爷爷！老队长！我回来啦！”志耕红扑扑的脸膛上满是笑，把红缨鞭递给二愣叔，“嗖”地跳下车，飞奔过来。旺爷爷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，紧紧地握着志耕的手，他那堆满皱纹的眼角里滚出了喜滋滋的泪花儿。

人们挑选着最火热的见面话儿，大声儿地说着，笑着。这喜庆的场面，招引得花喜鹊在路旁高大的白杨树尖上，“喳喳喳”欢叫个不停。

二愣叔的大嗓门最响：“嘿嘿，我正卸着粪，远远瞥见一个小伙，背包携裹，扛着铁锹、锄头，下了机耕路，就奔咱队麦地里来，还不断地停下看麦苗。我以为是谁呢，敢情是咱自己的大学生毕业回来了。还没等我接过他这堆东西，他却上来先把我这杆红缨鞭儿夺了过去，说什么，有几个月没摸着鞭杆了，手掌心痒痒。哈哈……”

旺爷爷把志耕的浑身上下细端详了一阵，接着操起车上的新钢锹，只见红松木锹把上刻着一溜鲜红的大字：“扎根农村，做永干社会主义的新农民！”嘴角漾开了欣喜的微笑。志耕解释说：“这是我们学院党委赠给毕业生的纪念品，也是

我们改天换地学大寨，大干社会主义的战斗武器！”

“好哇，志耕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”旺爷爷亮开铜钟似的嗓门说，“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下来了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广播啦，党支部正组织学习。生产队也列着题儿，等着考考你，看你这块铜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，把火淬得咋样了呢！”

“爷爷！”志耕接过了这把崭新闪亮，正待开刃的铜锹，结实的胸脯子一起一伏的，眼里射出坚毅的目光，“好！我接受这场新的考验！”转身，从书兜子里掏出一大叠《人民日报》，捧给旺爷爷，“这是我在火车上买的五十张新报纸，一户社员家送一张吧。”

报纸，刊载着革命导师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真理的崭新报纸，捧在人们手上，光芒四射！

老队长陈祥望着这情景，高兴！畅快！这文化大革命后培养出来的新大学生，就是两样儿：上了三年大学，脸蛋晒得更黑红了；手掌上的茧嘎嘎磨得更厚实了。是嘛！学校就办在山里，整年不脱离田间劳动！这三年，志耕虽进了大学门，可心仍扎在生产队，年年回队实践不算，在外边一碰到学习材料就往队里寄。毕了业，一门心思回队来继续当普通社员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头一闪忽，上前拉住志耕的手：“志耕，大伙儿欢迎你啊！”

“我，一定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，把根子深深扎下去。”志耕憋红了脸，微笑着。老队长还想说什么，话茬儿被彩凤抢过去了：“爹！你忘啦？前几天农学院的领导来咱村开座谈会说，学院党委坚决支持志耕哥这一革命行动！”

没等老队长张嘴，彩凤突然又把话锋转到了他父亲身上，“哼，谁象您这一二年象掉进钱眼里似的，张口潘老绪，闭口菜园子，只顾抓钱，方向路线也不顾了！”

陈祥象被针刺了一下，脸立刻涨红了，朝彩凤瞪圆了眼珠子，黑麻麻的胡茬儿一抖一抖地说：“初中毕业回来没半年，哪儿都有你插一杠子！嗯，你知我方才想说啥？”老队长提高了嗓门：“我是想说，你志耕哥想得好！办得对！咱队今年要过‘江’，我正眼巴巴地盼着志耕回来，让他这个进过大学门的，助我一臂之力呢！可你却说我掉进钱眼里去了。”看样子，老队长真的动气了，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，“你是我闺女，我问你，我张口钱，闭口钱，是往家谋过一分还是一厘？！潘老绪痛改前非，一心为集体经营菜园子，收了那么多菜，是往家拿过一根，还是一叶？！”

老队长越说嗓门儿越大。彩凤越听小嘴儿噘得越高。刚才的热烈欢笑气氛一下子变了。人们小声儿议论着，争辩着，显然对老队长的话都有着一定看法。志耕仔细听着，认真分辨着陈祥话里的味道。

老队长又发话了，而且是冲着志耕说的：“志耕，你上了大学懂的理儿多了，你给大叔我摆摆。这生产队的事儿，哪宗哪样离得了钱？没钱，搁啥多买农药，多进化肥，多置办农业机械？搞不了这些，搁啥多打粮食？搁啥过‘江’？搁啥提高工值？我不指着潘老绪那样的手儿，冬跑运输，夏种菜园，上哪儿生钱去？！为集体多增加收入，咋干咋有理，有啥方向路线对头不对头……”

他的话被彩凤泼辣尖锐的声音打断了：“只要为集体，咋

干咋有理？哼！你不讲方向，不讲路线，还有什么理！”

“你——”陈祥恼怒地盯了女儿两眼，张了张嘴，还是把一触即发的火闷在了嗓子眼儿，转脸望着志耕。希望志耕能理解自己的心情，同情自己摆的“实理儿”。

志耕望望老队长陈祥，又望了一下周围人们严肃的脸色，最后，把目光停留在旺爷爷异常严峻的脸上。旺爷爷巴哒着铜烟锅，一双深邃透亮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那眼神，分明在说：瞧瞧，这“题儿”一下就列出来了吧！志耕望着这热辣辣的眼神儿，耳畔又回响起院党委书记的叮咛来：“你们毕业回去当农民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做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坚强战士，对你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要做到‘头上长角’，专顶资本主义；‘浑身是刺’，专刺修正主义。”望着，想着，志耕顿觉周身的热血在沸腾，他神色庄重地对陈祥说：“大叔！我谈一点不十分成熟的看法。”

“好！谈吧，大伙都听志耕的。”老队长脸色欢快起来。

“我认为，‘只要为集体，咋干咋有理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是一种糊涂思想。当然，正当的副业不但应该搞，而且随着农业的大发展，副业也要大发展，按照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的方针，要摆正农、副业的关系，以副养农，决不能以副坑农。副业的产、供、销都要有计划的进行，不能围着钱转。咱贫下中农学大寨，跨‘黄河’、过‘长江’，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靠的是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靠的是千百双战天斗地大干社会主义的铁手掌！而不需要半双象潘老绪那样见钱眼花，到处都想捞一把的筛子手！”

“对！说得好！”彩凤、二愣叔，还有不少社员都赞同地说。

“嘿，你，你——”陈祥没想到志耕会这样说，脸一下变得煞白。他憋了半晌才接着说，“唉，咋不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呢？潘老绪过去想走个人发财的歪道，搞过自留菜园，卖过高价菜，也倒腾过糠皮呵麸子啥的，你也跟他斗过；可现在人家变了，变得一心为集体了，为了把队里的菜园子搞成集体的‘小银行’，想尽了办法，出尽了力，起早贪黑跑城串乡，从不喊苦叫累，大把的票子往会计山柱那儿交，这可是众眼见的。”

“大叔，咱广大干部、社员一心为集体，是为了干社会主义；可有个别人，是为了打上集体的招牌，干资本主义的勾当呵！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改变我们集体所有制的性质，复辟资本主义呵……”

“啥，啥？”陈祥听着听着忍不住了，冒起了火，“好，好！我想把队搞成资本主义了！你上了大学，更会嚼理儿了，我，我……”老队长额上的青筋一暴，猛转身，走了。

“大叔——！”志耕紧追上去。但陈祥连头也不扭，梗梗着脖子奔村外大田里去了。

“他呀，听不进去就先让他走一走嘛，回头再找你陈祥大叔细唠，他迟早会弄通的。”这是旺爷爷亲切火热的声音。老人拍着志耕宽阔结实的肩膀，说：“怎么，是先进家，还是先上队？”志耕侧过脸来，从彩凤手中接过自己那杆红梨木把银锄，使劲儿一拧，脆声答：“老规矩。先试锄把子灵不灵，锄刃子锋利不锋利！”

“好！”欢声笑语又洒了一街筒子。人们簇拥着肩扛银

锄，手提钢铤的黎志耕，向饲养点的千车圈奔去。

二

当晚，志耕和母亲说了一声，把行李卷又搬在饲养点的小土炕上。十年前他中学毕业回乡的那天夜晚，就是在这小土炕上度过的。

一九六五年六月，志耕在县城中学读完了高中课程。在报考大学的志愿书上，他挥笔写下了崇高志愿：“毕业后回乡务农，当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。”遒劲的大字耀眼醒目。当时，班主任为他十分“惋惜”，特意拉着他去参观校史展览馆，指着墙上那些考上大学的历届毕业生的照片说：“志耕同学，你有志于祖国的农业，何不象这位同学那样，去投考那个在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农学院，深造几年，当一个红色的农学家呢。”当时志耕笑着说：“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千千万万又红又专的人材，可是象你说的那个大学，多年来办在大城市，让学生在黑板上‘学种田’，它能够培养出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人材来么？至于您说的这位同学，我更清楚。他是我们邻村人，考上大学在黑板上‘种’了四年地，毕了业连农字边也不肯沾，最后，宁愿改行留在了城市。您说说，这种培养学生学农不爱农、学农不务农的学校，有个啥深造头呢？”

“对！”随着喊声，校史馆的门被推开了，闯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老汉。他轻蔑地瞥瞥墙上那一溜照片和花花绿绿的考试卷子，一把攥住志耕的手腕子，拉着就往外

走。边走边说：“进了那种学校，本事学不了多少，贫农家的本色丢个净光，那种大学，早晚得好好改变改变。走！志耕，跟我回去，上咱农村这广阔天地大学。”这老人，就是赶来接志耕回乡的旺爷爷。

当时，志耕母亲的思想一时也没搞通，加上受潘老绪的撺掇，非让志耕回校参加高考不可。志耕一拔腿就把行李卷搬到饲养点的小土炕上，跟旺爷爷一起吃，一起睡，一起干活，一起守卫集体财产。后来母亲的思想通了，志耕也舍不得离开这小土炕了。回家住了几天，又搬回来了，一直住到上大学。

眨眼三年过去了，志耕又回到了这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小土炕上，心情怎能不激动呢……

这一夜，志耕和旺爷爷唠到很晚，把围绕着菜园子发生的种种斗争的前前后后，详细地了解了一番。

本来，队里的小菜园是由老菜把式韩宽爷侍弄的。因离城市较远，没有提供商品菜的任务，生产的蔬菜是给本队社员吃的。潘老绪早就打上了菜园的主意，到处造舆论，说韩宽管菜园“死巴”，“给集体捞不到钱”。队长陈祥听着入耳，上了圈套，不顾旺爷爷和几个队委的劝阻和反对，让这个在旧社会怀里经常揣着大把的票子，专干粮油经纪的人，管起了菜园。

潘老绪一上任，就找借口把菜园跟前的五亩刮金板地扩了进去，挪用了不少大田肥料，什么菜来钱种什么菜，还拴了一辆小驴车，专门走集串乡卖高价菜。前些天城关市场管理部门反映，潘老绪可能跟一个投机倒把小集团挂上了钩，跟

县化肥厂一个管理员的经济往来也很不正常。潘老绪为了讨好社员，堵住大家的嘴，最近张罗着分给户里的菜也格外增多了。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又抬了头，夹上簪子经营起了小菜园。地主分子韩歪嘴在菜园前蹿后跳，围着潘老绪转。陈祥呢，被钱迷了心窍，认为潘老绪这个“绝子手”归了正，韩歪嘴也接受改造了，这菜园子有干头。谁对菜园子的问题提出批评，陈祥就梗梗着脖子左堵右挡，说这是变着法儿给集体增加收入，咋干咋都占理儿。

“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是到了彻底驳倒这个歪歪理儿的时候了……”旺爷爷忿忿地说着，起身下了炕，披着棉袄，给牲口添夜草去了。老人最后这句话，一直回响在志耕耳畔。他翻来复去睡不着。旺爷爷添过草回来，炮灯睡下了。志耕穿衣下炕，怕影响老人睡眠，他没有拉着电灯，划根火柴点亮了手提灯，挂在墙上。从书兜里取出报纸和学习笔记本，聚精会神地学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旺爷爷醒来，见志耕正在油灯下学习。老人心头一阵热，悄悄地下了炕，贴在志耕身后看去，志耕正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学习笔记。

旺爷爷是越瞅心里越喜，忍不住伸手往上捻了捻灯芯，火花一爆，老人亲切地坐在了志耕身边，含着笑说：“志耕啊，咱队上的阶级斗争近来有点新动向，得好好斗一场。来，咱们一块学！”

闪耀跳动的灯光，映亮了一老一少不知疲倦的笑脸。

三

天刚蒙蒙亮，广播喇叭响起了雄壮的学大寨乐曲，社员们精神饱满、朝气蓬勃地开始了一天的劳动。

车把式爆着鞭花，到河套里顶凌送粪；社员们结成临时生产小组，有的去平整土地，有的去起圈、捣粪。头天晚上老队长把第二天的活都安排好了，社员们一动身就奔地里去，用不着到队部来集齐了。

老队长陈祥扛着大镢，奔村东菜园走来。

临近菜园，陈祥听到两个人正在争执的声音。

“这菜园子不能再扩大了，没听昨儿志耕说，这样搞是往资本主义路上扭。”这是韩宽爷的声音。

紧接着是潘老绪那副公鸭嗓：“唉，老叔，还怕钱多了砸手！不管咋干，社员生活过好了，就是社会主义。”

原来，潘老绪正要在扩大的菜园子边上夹寨子。韩宽爷说啥也不同意。陈祥走过来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都愣着啥？还不快干活。不就是再扩展一亩地，赶种一茬‘五月嫩’菠菜吗？夹！”

潘老绪抡着那把磨秃了刃的破镢，跟在陈祥身后刨了几镐后，伸起腰杆凑到陈祥耳根下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嘻嘻，头几天县化肥厂的胡管理员叫人捎信说，只要咱跟他们厂搞协作，供足菜，他准备给咱生产队活动一台小拖拉机来。农闲时跑跑运输，队里又添了个摇钱树……”说着，嘿嘿干笑起来。站在一旁伸长耳朵的地主分子韩歪嘴，一扭他那干稀的

扫帚眉，又冷脸一乐，抱起秫秸就往沟里戳。还没等他夹上一把秫秸，就听得一声怒吼：“韩歪嘴！把秫秸放下！”话到人到，黎志耕迈着大步猛冲过来，象一道钢铁的闸门，“唰”一下挡住了韩歪嘴的黑手。

“放下！”

“赶快放下……”

旺爷爷、彩凤、二愣叔，会计山柱，民兵排长建春，还有不知啥空离去的老菜把式韩宽爷，一群人忽地围了上来。韩歪嘴一激冷，黑干巴手爪儿一张，秫秸“哗”地散了一地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陈祥皱皱眉头，走了过来。

“大叔，这寨子不能夹！菜园子再也不能扩大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陈祥冷脸反问道。

“大叔，”志耕压着激动的心情，轻声问道：“咱这儿离县城多远？”

“多远，四十五里呗。”

“咱不属于城郊，也没有蔬菜外调任务，是吧？”

“是……”陈祥声音渐渐小了。

“那——大叔！”志耕把话锋一转，提高嗓音单刀直入地问道，“为啥要把菜园搞得这么大呢？咱村十五个队都象咱们这样，今天你盲目扩大一块菜地，明天他随意开一个瓜园，这国家的种植计划还要不要？今天你见这块肉肥就吃，明天他见那个来钱就搞，这社会主义的方向还要不要？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还搞不搞……”

一席话把陈祥问住了。

志耕一出现，潘老绪就避着志耕那锋利敏锐的目光。这

会儿，他不得不出面给队长解围了。他晃着秃脑袋，挤挤窝窝眼，长着几根鲇鱼胡须的薄嘴唇一咧，从陈祥身后探出身来说：“嘻嘻，志耕，你刚进家门，可别冤枉咱老队长啊！你陈大叔为支援工业建设，增加集体收入，扩大这菜地，早就考虑到了国家的种植计划。这扩大菜园子占的地，都搁建春、彩凤他们民兵新开垦的碱荒地顶着亩数哩。没减少粮食作物面积呀……”

“是呀……”躲在一边低头偷听的韩歪嘴，听到潘老绪诡辩，忍不住从嗓子眼里咕噜出了声。

“是啥？是搞资本主义！”听信赶来的旺爷爷，凌厉的目光狠狠戳向这个不法地主，厉声喝道：“韩歪嘴，这菜园子走了歪道，可了你的贼心啦？想把社会主义车轮倒转，痴心妄想！”老人又逼问潘老绪，“彩凤、建春、秀耘这些民兵和共青团员们，利用休息时间开荒造田，是为了多生产粮食，多作贡献。决不是让你们搞资本主义用的。潘老绪，今儿在这儿你掏个实心话，你搞菜园，到底为的啥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潘老绪拉着哭腔说：“老旺大叔，一个庄住这么多年了。您还不了解我，我这是掏出心来为集体……”

“哼哼，我了解你，了解你人进了新社会，心里想着怀揣大把票子的日子。”

旺爷爷的话音刚落，志耕紧接着说：“潘老绪，不要拿‘为集体’作挡箭牌了。象旺爷爷，‘红大妈’张二婶，‘管得宽’耿松伯，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一心为集体，那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，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，奔共产主义。可有的人把‘为集体’这仨字儿挂在嘴边，是打着集体的招牌，干资本

主义的勾当，妄图改变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，把集体经济变成少数人发家致富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。这种人正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。潘老绪，你琢磨琢磨，你现在搞的什么活动？走的什么道路？”

潘老绪也斜着窝窝眼，偷着膘了一眼脸色铁青的陈祥，心想，拽住他！有风让他挡去。我潘老绪干的，都是神不知、鬼不觉，单线挂勾的，只要胡德斋那里不漏馅儿，缝堵得严严实实，上哪儿查去！

潘老绪装出一副委屈相，拉住陈祥的袄袖子，“队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哇！我一不是地主，二不是富农，三没做下不法的事，这一程子大伙儿抬举我，让我管这菜园子，我起早贪晚，想方设法……可如今，招来这么多是非。嗨！我，我可能挡谁的道了。干不起躲得起，让贤好了。”

他这些话里都套着话，故意激老队长的火。陈祥一听果然两眼瞪得溜圆：“走？也得我先走！这些大帽子我兜着。”转过身来，又盯着志耕摇了摇头，“唉，昨儿刚见面就劈劈啪啪放了两炮，今儿又追到这儿逼逼上了。”他抬眼望望越围越多的社员群众，“好，我送你上了大学，毕了业，翅膀硬了，眼里没我老队长了。回来不说帮一把，倒拆台来了！那，我让位好了，谁爱咋干咋干吧。”说完，丢下大镐，就踉踉跄跄地往村里走。

志耕紧走几步撵上去：“大叔，你不要……”

陈祥一甩袖子，叹口气说：“别说了，你眼里已没有我这大叔了。”说着，头也不抬地走了。

社员们见老队长一怒之下撂了挑子，慢慢都凑到了志耕